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廣陵觀燈記

至正之六載，天下尚寧一，風俗侈靡，凡八節皆有所尚。每遇元夕必張燈火，而廣陵燈火為天下甲。時本路生員餘論者，學問該博，負性衝介，卓然有出群輔道之志。時與二三同志遊觀市裡。或有人曰：「天寧寺燈佳甚。」論等遂往焉。至則人山門，越前殿達後堂，何嘗有一奇燈？眾笑曰：「謬哉。此遊手之徒見此男女混雜，故貽之爾。」遂由兩廊而行。但見僧房深窈，曲折相通，重門轉側，牀榻交錯，彼此可以穿連，周旋堪宜迴避。幾見婦女，或憑小兒，或依婆媽，或坐或游，或談或食。論驚作不已。詢諸僧，則曰：「某師兄乾娘之女也，某法弟義嫂之姨也，少留隨喜爾。」密訪於小行童，則曰：「此某官人之側室也，此某良家之孀婦也。」論曰：「審如此，緣何相識諸僧？」童笑曰：「但在道婆牙姥，何憂不相識哉？」論聞之，髮指睫豎，撫膺頓足曰：「天乎！天乎！胡神之教壞我彝倫如此酷耶！」遂揎拳挽手，欲往擊去，為諸游者扶挽而出。

至寺門，拾片瓦書一律於壁間，忿歎而去。其詩曰：

敗壞綱常啟異端，妖形怪誕百千般。
妝嚴像偶渾金碧，糜費生民盡腦肝。
良婦遭欺精舍暗，愚夫受戒布衣單。
諸僧惡重全無報，始信蒼蒼易得瞞。

行過通市橋少北，俄然狂風大作，飄塵亂物震蕩若雷，街市燈火一時盡滅，咫尺不辨。同行者俱失所在，暗中有二人，一握論之發，一擁論之背，不容辨問，持攝若飛。論怒曰：「爾不過巡捕者，今夕元夕，通衢人走而敢與我無狀！」二人曰：「君不必怒，至彼自見耳。」

及至，乃適間所游天寧寺金剛前也。返顧二人乃鬼也。使之跪。論一足向前一足向後，奮拳昂腹，瞪目剝齒，直視不跪。金剛叱之，論亦叱之。金剛呵詈之，論亦呵詈之。金剛曰：「爾何人，抗瀆神明若此？」叱送犁舌之獄。論笑曰：「爾胡鬼之奴，何敢僭稱神明以恐我耶？吾本不當與你接舌，奈何陷身於爾，不可鉗默。吾今姑擲爾佛。且爾既稱護法，為爾佛之爪牙，受彼卵翼之恩，當盡蠶蟹之義，則宜謹守厥戒，福善禍惡，斯其職也。卻乃縱容僧徒飲酒茹葷，肆淫縱惡，陷爾佛於不義。吾以謙言歎悼，敢加屈攝，以此護短容奸，輕犯君子，又當送何等之獄耶？」於是金剛閉目搖頭，拿掌正音而作是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吾教之不行，良由此等人歟？」論又曰：「爾既無如我何，屈吾至此，置吾何地？」忿罵益甚。金剛曰：「適間閣君因赴上元會，道徑吾寺。因見足下佳作，怒甚，即欲追取。緣驕從不敷，借吾二鬼卒相招。吾雖禮屈，亦不敢汝釋。君故能詞，亦難自脫，必勞一生。」論知不免，遂同二鬼而行。約十里許，氣色漸昏，路岐殊異。慘慘然如淒風夜雨之間，悄悄乎似落月秋寒之際。論為之一灑泣。又悚然曰：「大丈夫以謙言介論立世教而扶綱常，又何生死之難，妻子之憶哉！」

又十里許，乃達彼，則台觀巍峨，殿庭嚴聳，吏兵森列，鬼判侍階。二鬼攜論俯叩陛下。一鬼啟曰：「蒙旨差追誘佛秀才餘論覆命。」良久，聞殿上曰：「汝為餘論否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壁間之詩，汝所為乎？何人為乎？」曰：「實論為也。」殿上曰：「汝既為儒生，讀書習禮，講聖賢之道，返違聖賢之仁。孔子，聖人也，尚日敬而遠之，未有他貶。汝獨何人，而敢謗瀆如此！」叱令鬼卒縛送犁舌之獄。

論聞命，據地大呼曰：「論罪故當不宥，然鄙律發自有端，乞容一伸。若夫神庭見理，黑白有分，則雖齏之、粉之，亦所甘心。倘或阿庇偏持，使論復生百歲，何益於世？」殿上曰：「汝試陳之。言或可取，禮或相容。如其不逮，則刑必加酷矣。」命釋其縛，賜之紙筆。論據階為案，操觚染翰，文不加點，一揮而就。曰：

夫佛者，乃西鄙夷酋之塚嗣。違棄君親，自創返常之教，背違天地，橫闢亡本之端。殊言異服，妒三綱而敗五常；囚首裸形，自一人而污萬世。染惹後人，如投廁囿；誘欺愚孽，似禁天刑。木胎土偶，怪像千般；玉匣金緘，妄書萬卷。況後之學佛者，自知誕妄無宗之說，為士大夫所賤，卻乃妄加粉飾，譎設妖靈。言從彼者登九重極樂之天堂，謗斯者墮十殿阿鼻之地獄。又若愚人奉佛者，深為可笑。預修因果，苦結人緣。營堂建塔，想非望於來生；散米施財，期富豪於後世。至若施設之洪，供茹之盛，誠可寒心。金碧交輝，佛殿擬於宮闕；重門深邃，僧堂盛似公衙。又如四月之八日，七月之十五，捏設孟蘭等會，一盤之用費千錠之錢，一堂之供過百家之產，糜困生民，妒叨世教。

其為僧者，又皆遊手之徒。或避差之頑民，或躲役之逃軍。或因人命以歇案，或緣盜賊以潛身。離父投師，背親合義，毀聖制之衣冠，習妖胡之體范，既髡其首，度態百端。巧好其言，語囁囁而學似女之聲；善令其色，步徐徐而作不男之相。低頭合掌，哄愚人啟學佛之心；鼓眼抬肩，誘婦女動淫奔之興。傳經說法，如招姆子弟之排場；設會打齋，似開漢虔婆之構肆，呆人作悟，同斯有嚴責之奴才；淫婦通姦，是彼不累身之妻子。答禪問辨，機鋒甚於刁徒；說經取笑，詼諧巧於副淨。為門僧要為門裡之常僧，投施主望作棲身之主。師兄法弟，無男女一體通稱；義父乾娘，有所故方絕斷拜。外邊娶妻，假稱名姊妹姑姨；寺中育子，只喚做外甥徒弟。募緣送疏，百計叨求；薦菜點茶，千般哄誘。自厭肥鮮，陷入齷淡；穿房入舍，玷良家外議橫生；度眾開壇，費聖世板圖日耗。於國無荷戈之勞，於民無輔安之術。不耕而珍饈盈廚，不織而綺羅滿架。穢世難除，薰天莫洗。甘縱洪奸，憲綱無禁。罪形盈溢於從來，是非鎮容乎今古。人人俱得壽終，報應輪迴安在？此實鄙衷，故生豪怒。偶發脹蛙無用之言，返惹逆鱗莫逃之罪。伏望下燭愚衷，俯垂明察。

陳畢，屏息伏躬，以待神判。聞殿上曰：「汝之陳論或似近理，然於論佛未知其詳。寡人若不為爾備言，恐此後學小生滯在一偏，亦失其正。爾其諦聽：佛也者，西南遠夷之神也。其土之夷，受天地金氣之偏，剛燥無仁，常佩刀棚。怒則雖至親至愛立刃於前，不知君臣之義，父子之親，男女之別，長幼之序。禽居獸食，千百為群，世無定配，與畜同行。以劫驚為生，以戰鬥為務，忍殺輕生，視如草芥，無倫人禮烏得知之哉！大抵天道惡殺好生，否極泰至。正氣或聚，偶生一人，其名曰佛。痛返其性，以慈悲化彼剛頑，以忍辱除其酷暴。天若不因其氣類而化之，而以宣尼教之難矣。兵書有云：『以夷狄攻夷狄』，此其意爾。佛在彼國，其功亦大；其於中國，恐或下愚。解回悖惡之念，少啟忍讓之心，亦有襪線之補。今詳爾於論佛之間，雖不得其情，至於論奉佛之過。僧徒之非，實有疾惡輔世之心。功過相符，是非兩質。」遂令鬼卒送論還家，增壽一紀。於是論喜融於面，氣伸於懷，再拜舞蹈，叩謝而出。

及門，而洗二鬼曰：「予既還家，不得復來，欲煩二兄攜予往觀不律之僧受報之所，可乎？」二鬼許諾，遂引論至獄。但見諸曹用刑備極慘毒，受罪之人肢體分裂，血肉淋漓，冤呼震天，不堪聞視。又見獄左有黃光互天，其中有人衣冠儼然，冉冉投西而去。鬼使指謂論曰：「此皆守戒精專者，得生入天矣。」論曰：「善惡之報，故知不爽。然此兩途之人，其間雖老少男女之不同，僧尼道婆將半，而不見儒冠儒服者一人，何也？」鬼使曰：「此乃釋氏色幻之化，非天地元氣自然大化。雖四民之不奉佛者，皆不至此，而況儒者乎！」

論赫然驚曰：「予素不信鬼神，今已親見報應，而君又言大化幻化之分、有儒無儒之別，予實不敏，願聞詳詳。」鬼使曰：「夫大化者，乃天地自然至正之氣理也，乃萬物之本。氣之動靜謂之陰陽，氣之功用謂之鬼神，氣之屈伸謂之死生。張子所謂『太虛不能無氣，氣不能不聚為萬物，萬物不能不散為太虛』，此即大化也。夫幻化者，乃釋氏輪迴之因果也，實自泥心執念、色像相感而成。我佛欲其散泥消執，舍妄歸真。眾生沉迷，執泥至此爾。幻化之門，因釋所設。」論曰：「論忝備名，何爾至此！」鬼使曰：「君言諸僧業重全無報，又曰報應輪迴安在，此非泥心執念乎？」